

大廉垌

——客家人之渊藪

刘忠焕

一、公馆之名何来

大廉山，因东汉合浦太守费贻“节义至仁、廉洁奉公”而得名。在大廉山的包裹下，是一个盆地，中间有一条河流穿过，此处即是大廉垌。自明代中后期起，这里陆续迁来一个客家人群，搭屋定居，开垦耕牧，繁衍生息。这个地方又因是古官道驿站，叫公馆，因而人们习惯将这个人称称作公馆人。

理解这片土地，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公馆人，需要一个入口。笔者以为，兼顾地理、历史、语言、生活习惯等因素，挑选早些时候大廉垌里公馆人的生活，比较合适。

——公馆历来地少人多，讨生活难是不争的事实。纵使有山有林，纵使开荒不断，纵使公馆男子虎背熊腰、公馆女子勤俭持家，穷日子仍旧是难以摆脱。

——往昔，公馆是七里八乡茶余饭后消磨时间的话题。如今，随着公馆的不断发展，它更成了一个广泛散播的传奇。仿佛，提起公馆人不服输、敢闯敢干的劲头，人们便不由得兴奋起来。

公馆指的是什么？这里断不是指诸侯的离官别馆，也不是官宦富商的高门大户，它仅仅是一处客家人的聚居地。据史载，这里曾是蛮荒之地，一条古驿道从广州至化州至廉州，经过此处设了一个驿站，盖有几间茅草房子，供过往的吏使、商人、迁客歇息，于是人们给这几间破房子起了个“高大上”的名字——公馆，这个地名就此保留了下来。叫“公馆”的地名，现在的广东省茂名市也有，那里也是一个古驿站。而后，不同姓氏的客家人一拨又一拨陆续迁居于此，逐渐形成了民风强悍、语言独特的客家族群。

从前，公馆是相当封闭的，在大廉山的合围下，三面环山，一面向海，是一块遥远而难以抵达的异境。其封闭的含义有多重——地理上的畚箕形，水文上的靠天下雨、生产上的自给自足，还有贫困、歧视、械斗、匪患、压迫、无援的交错与影响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政府沿着古官道，也就是广州至合浦的原路，拓宽修筑成了公路，即 325 国道公路，使公馆的交通得到改善。20 世纪 90 年代，修建合浦至湛江的 G75 号高速公路时，规划中又绕开了公馆，从铁山港直接跨海到广东。曾经，公馆是一切意义上的死角，意味着公馆是无望的弃土、最恶的生存。

但是，再封闭的地理也不会撒手放弃，因为再贫瘠的土地也是希望的所在。慈悲的雨季到来，滋润了大廉垌，这块土地就能生长养卫子民的水稻、红薯、木薯、芋头、黄豆或其他作物。为了宝贵的耕地，公馆人的屋舍都是散乱疏离地搭盖在山脚下，甚少占用种植地。一座座的土围城，默默雄踞一隅，守卫着那一方水土，炊烟缭绕，生活悠长。

春天来临，公馆人耕作繁忙起来，他们播下种子，也播下一年又一年的希望。秋收之后，他们又在屋旁的空地上堆着高高的稻草秆棚，让没有青草吃的耕牛过冬。畚箕形的大廉垌，实际上也自成一统，围住了别具风格、袅娜黏齿的公馆睡话。公馆人在苦寂的家园里，日出而作，日落

而息，打发自己艰辛的日子，也调养自己独特的精神。

二、公馆之人何来

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客家人接踵迁来大廉垌？据资料所载，明代中期，广西僚人（瑶民）、僮人（壮民）大肆侵扰、攻占、杀戮廉州府辖地州县，祸害达100多年之久，造成廉州府社会混乱、民生凋敝；至成化年间达到高峰，石康县遭到攻陷，掳掠、屠城之后，造成这一带百里无人，以致社会动荡，经济萧条。明弘治年间，广东布政司只好榜召省民和闽客入廉，这一举措，史称“闽客填廉”。

于是，廉州府重建秩序，随之人口大增，农事兴旺。

而原来在闽南、粤北的客家人，分散的、各式各样的以宗族姓氏为主体的群落，在当地经常遭逢难以抗拒的强力，或者是战争，或者是灾荒，或者是与土著居民的械斗，使家乡变成了地狱。总之，在家乡活不下去了，求生的欲望便发动了向南的迁徙，以寻求新的保护地和新的生活。

向南，向南，不断向南的迁徙就这样发生了。浪潮催动南移，人群不断涌动，筚路褴褛而来，还伴随着一路的哭泣与一步三回头的留恋。

据陈海春在《客家往事》载：“明弘治十八年（1505年），陈念邦携妻挈子，从福建省汀州府上杭县来苏里州试街瓦子巷迁到广东省城居住。时值朝乱国争，四海不靖，广州城难于安居。故又迁至粤西吴川县，后再迁广东省廉州府合浦县兴忠里六湖（今广西合浦曲樟）九塘下村开基创业。”

据笔者家族谱所载，祖上也是在稍后的万历年间，从粤北五华县迁至化州石城县（现廉江市），后迁至廉州府合浦县河浪坡（山口）、新兴里（公馆）香草江。

其他姓氏的南迁，莫不如此。而这一波波开疆拓土、寻求生路的浪潮，它的息止，在于畚箕形的大廉垌。

很庆幸，这部分南迁的客家人，在这个畚箕形的大廉垌里得到了收容。如《诗经·大雅·绵》里所载：“古公宜父，来朝走马。率西水浒，至于岐下。”收容的过程，无法细考，但笔者想，肯定不会是和风细雨的。这里荒无人烟、树高林密、瘴气遍地，还有豺狼虎豹，环境是残酷的。但这块沉默的土地，终是敞开胸怀收容了艰难而来的人群。

这是块处女一般的土地，具有观音菩萨的心肠，凡生命皆尽予收容。这块宽容的大地，这个畚箕形的大廉垌，像母亲把手臂伸向孤儿。这个接纳的过程，肯定是一个感人的过程，而不断接纳人的大廉垌，也逐渐变成了热土，变成了公馆人的家园。它原本是地理的结果，后来却成了土地的性格。

就这样，大廉垌成了公馆人的乐享之地。不管这些挈妇将子而来的人群，是矢志于道的士人，还是耕耘田畴的农夫；也不管他们是精神上的勇于进取，还是生活里的被迫无奈，他们的目标，仅仅是为了寻求一个平和安定的场所，怡养性情、繁衍生息而已。

三、思变与干劲

定居下来之后，公馆人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水利，毕竟水利是农业的命脉。如若没有风调雨顺的年景，大廉垌的产出将是大打折扣的，加上夏日的暴雨、台风，秋冬的干旱更会让那些可怜的农作物遭罪，居住民的收成更少。到20世纪80年代，公馆人已经繁衍有10余万之众，嗷嗷待

哺。但公馆人战胜靠天吃饭、等天下雨的决心，比当年的愚公移山的决心还要大。

在上级大力兴修水利的号召下，公馆人穷则思变，几乎是出动了全部劳动力，几万号人马，用板车和肩挑，于1960年修成了旺盛江水库（含六湖垌水库），为自己带来了福音。与此同时，公馆人在没有机械的情况下，靠着人工开凿了璋嘉涵洞，又沿大廉山脚修建了东西排灌渠。那条穿越大廉山山体的涵洞，输出了六湖垌水库的水，源源不断地灌溉着整个大廉垌，这是几百年来公馆人最大的壮举。

东灌渠经香山、石湖、扫管、南山、长坡、石岭、浪坡等村庄，流过了白沙的龙江、文明、西坎。西灌渠沿六甘、均塘、竹联、新秀、沙垠一直流到盐田村。清冽的湖水流出璋嘉涵洞后，蜿蜒游走，如一条条动脉持续输血，千年相隔的六湖垌水，终于灌溉到了干旱的大廉垌。梦境终于成真，自古就靠天下雨而得以耕种的公馆人，有了灌溉自如的好日子。

如果说引水渠是大廉垌的动脉，那么公路无疑就是大廉垌的静脉。如前所述，公馆有国道但没有高速公路的窘境，现在得到了改变，前几年开通的S21号玉铁高速公路，这回再穿大廉垌而过，在淡水井村给公馆人开了一个出入口。曾经，让司机谈路色变的公馆，有了最便捷、通畅的运输命脉。

四、民俗与民风

方言是公馆人气质的标志之一。公馆的客家方言，可以追溯到广东梅州和福建长汀。老辈的人说过，闽南和粤北的客家话，是大种暹，而我们公馆话是所有改变的小种暹，都是一路而来。涉及语言唯恐说错，我只能说，我们是一脉相承的，都是来自远古中原的客家人。

且行且走，集腋成裘，大廉垌成了客家人的渊藪，村庄沿着大廉山脚或者不占用水田的高坡上分布，如星罗状，绵延不断，风景别具。公馆人秉持着千年客家人的习惯，有多子多福的观念和兄弟众多不受人欺负的风气，都是多胎生育。在178.5平方千米的大廉垌，已是人丁兴旺，众生芸芸。而在漫长的迁徙和农耕生活中的公馆人，为了立足和防卫，民风逐渐变得强悍起来。

人多是件好事，可以增加劳作收入，但有时候又是件麻烦事。大廉垌地窄人稠，资源有限，难免会磕磕碰碰。为水源、为山林、为地界、为坟山都能动刀动枪，动辄就会动员几十号人甚至几百号人来干仗。那些大规模动家伙的群斗，都是以姓氏为旗号的，属于血脉愤张的宗族械斗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就曾发生过震惊八方的李姓与沈姓、朱姓与彭姓之间的宗族械斗，影响极为不好。

当然，那些只是偶尔发生的事情，将公馆完全看作是好斗且蛮不讲理的地方，是片面的。其实，从传统的角度来看，大廉垌还是个社会稳定、自然和谐的安乐窝。自有乡土以来，那些乡村之道就在这里积岁沉淀，端凝厚重，历久弥新，不可动摇。一部族谱，几章村约，几句家训，便定下了规矩。而在规矩约束下的子民，大多以讨生活为主，克己复礼，勤勤勉勉。

是啊，这个大廉垌，有峨峨祠堂，有黛黑屋舍；有幽幽书院，有琅琅书声，且人才辈出。多少年来，那些老围屋、泥砖屋和新楼房，那些星罗棋布的村庄，呵护着人们的生老病死。天不变，道亦不变，公馆人如山之沉静安定，立于天地之间，静观世事风云变幻。他们洞察悲苦，无妄执念，借此而自豪无比。

——如此这般，造就了宁静中和、生趣盎然的大廉垌，造就了生生不息、勤劳勇敢的公馆人。